

## 那一扇門開啓了

那一扇門，開啓了

我的心裡，一直存在著兩種感動。

呼吸著稀薄的空氣，踩在鑲嵌著白色石英礦脈的大小砂岩，身邊的玉山小蘗刺的我頻頻喊痛，海拔超越三千公尺的高度，讓地圖上只有一顆蕃薯般大小的台灣，突出的背脊在天際線的挑戰上，多了一份自信，有了玉山圓柏簇擁玉山高傲的山頂，其他針葉樹，闊葉樹，各類植物的出現都不會是偶然了。

薰香繚繞下，我換下我的登山鞋，時空更換了，我改以閒散的腳步跨過五吋的門檻，神情威嚴的門神緊緊盯著我看，百年來他們不曾懈怠，從唐山來的師父將門神的生命以畫筆賦予在木製門板上，他們或以將軍，或以文官，或以婢女姿態被形塑於此，守衛或服侍著廳堂內人們尊敬信仰的神明。

我既是個森林獵者，也是城鎮浪人。

在綠色森林中，我是個獵頭者，我以焦距六十厘米的相機鏡頭，獵取每樣動植物的頭像，因為我有種焦慮感，深怕今天沒用相機記錄下來，明天牠們就將不存在。就如某年某月，我在森林下發現潔白的白鶴蘭，它宛如身著白色婚紗的小新娘，但它的美麗，總是會被它們短暫的花期給終結，所以我焦慮。

獵物之二，也許是從赤道飛來的家燕，牠們選擇在屋簷下築巢，孵出的幼雛，張大著鮮黃色的小嘴，催促著家燕爸媽趕快回來哺餵飢腸轆轆的肚子，家燕們只待一個夏天，等到雛鳥羽翼豐滿，牠們將啓程回到南方，我願牠們旅途一切平安。

獵物之三之四之五，也許是翠綠可愛的翡翠樹蛙，也許是長相怪異的長吻白蠟蟲，也許是……，但讓我這獵頭者最感動的，還是可以遇見生命的喜悅。

黑點捲葉象鼻蟲把握住春天的嫩葉，執著的用六隻小腳費力的將葉片捲成雪茄狀，牠將一顆卵產在雪茄狀的植物搖籃內，這就是幼蟲的家，也是幼蟲的食物，媽媽已經為牠們準備好一切了。

盛夏夜晚，我則是遇到從土裡掙扎出來的蟋蟀，牠們身上沾滿泥土，蟄伏了好幾年，為的就是等著今晚爬到樹幹上，掙扎脫開穿著已久的舊衣，蛻變成為終日鳴唱的歌手，有了這些蟬鳴，夏天才算是來臨。

我將這一切獵取了下來，我貪婪，但是我貪的是牠們的影像，零與壹，為我紀錄了我所見，讓我可以貪牠們的美，與牠們最令人感動的一面。

換下戶外裝備，我又搖身成為城鎮浪人，我喜歡不受拘束的在小巷穿梭遊走，今天拜訪的是鹿港龍山寺，明天也許就到了台中筱雲山莊，或是誤打誤撞，遇見一棟不知名的古宅，這就是我的作風。

雕工精細的藻井，雀替，水車堵，粗曠的剪黏與精緻的交趾陶，對我來說有著莫名的吸引力，看著這些構件，我就像是在野外碰見孔雀青蝶般的興奮，我很幸運，我喜歡美的東西，而我在台灣就可以輕易的找尋到。

我仍然貪，我貪婪的將現場的光影都收錄進我的記憶卡，我用直覺構圖，我用食指按下快門，剩下的交給零與壹來處理，它們能為我紀錄這一切精雕細琢，忠實呈現歲月的痕跡。

我的感動，就存在於台灣最原始的森林中，以及大家每天穿梭的大小巷弄間，一個是用生物物種撐起了自然綠史，一個是以古蹟宅第紀錄了人文歷史變遷。

在人們還沒有唐山過海前，台灣就已經是許多動植物的家，牠們的祖先們世世代代生長在這，牠們是最台灣的原住民。但寬容的台灣大地，用不甚大的土地面積，不斷的包容著新移民進來的族群，不論是南島民族或是中原漢人，甚至來自南洋的新移民，沒有新舊之分，大家都是這大熔爐的一份子。

我的電腦內，已貪婪的吃進數萬張 JPEG 影像，我不斷貪婪的獵取自然與古蹟影像，因為台灣寵壞了我。

